

全藝余

唐圃山

詩撰詩

說餘話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藝
圃
擷
餘

王世懋 著

中
華
書
局

藝圃擷餘敘

昔徐昌穀談藝謂蕭統簡輯冗而不精劉勰緒論略而未備故所著多標準的幾於鍾嶸之品矣其後楊用修有丹鉛錄王元美有藝苑卮言博雅並稱中多詩話今敬美有藝圃擷餘專爲詩而發也哲匠鴻才巧心獨運皆古人所未道今人所難言者竊謂卮言所紀如長江大河無所不有茲編所載如中冷惠泉尤足快意高言絕識眞足羽翼迪功云敬美比才子于佳人嘆絕代之難平原清河一時並秀公家兄弟似之乎乃鈇而傳焉千載誦之可餐秀色也夫

萬曆乙酉冬日五嶽山人沔陽陳文獨玉叔撰

藝圃摘餘

明 吳郡王世懋著

詩四始之體，惟頌專爲郊廟頌述功德而作，其他率因觸物比類，宣其性情，恍惚游衍，往往無定，以故說詩者人自爲見。若孟子荀卿之徒，及漢韓嬰劉向等，或因事傳會，或旁解曲引，而春秋時王公大夫賦詩以昭儉汰，亦各以其意爲之。蓋詩之來固如此，後世惟十九首猶存此意，使人繫節詠歎，而未能盡究指歸。次則阮公詠懷，亦自深於寄托，潘陸而後，雖爲四言詩，聯比牽合，蕩然無情，蓋至於今，餞送投贈之作，七言四韻，援引故事，麗以姓名，象以品地，而拘牽極矣。豈所謂詩之極變乎？故余謂十九首五言之詩經也，潘陸而後，四言之排律也，當以質之識者。

今人作詩，必入故事，有持清虛之說者，謂盛唐詩卽景造意，何嘗有此，是則然矣。然亦一家言，未盡古今之變也。古詩兩漢以來，曹子建出，而始爲宏肆，多生情態，此一變也。自此作者多入史語，然不能入經語，謝靈運出，而易辭莊語，無所不爲用矣，剪裁之妙，千古爲宗，又一變也。中間何庾加工，沈宋增麗，而變態未極。七言猶以閒雅爲致，杜子美出，而百家稗官，都作雅音，馬浮牛溲，咸成鬱致，於是詩之變極矣。子美之後，而欲令人毀觀妝，張空拳，以當市肆萬人之觀，必不能也。其援引不得不日加而繁，然病不在故事，顧所以用之何如耳。善使故事者，勿爲故事所使，如禪家云轉法華，勿爲法華轉，使事之妙。

在有而若無。實而若虛。可意悟。不可言傳。可力學得。不可倉卒得也。宋人使事最多。而最不善使。故詩道衰。我朝越宋繼唐。正以有豪傑數輩。得使事三昧耳。第恐二十年後。必有厭而掃除者。則其濫觴末弩爲之也。

作古詩先須辨體。無論兩漢難至。苦心模倣。時隔一塵。卽爲建安。不可墮落六朝。一語爲三謝。縱極排麗。不可雜入唐音。小詩欲作王韋。長篇欲作老杜。便應全用其體。第不可羊質虎皮。虎頭蛇尾。詞曲家非當家本色。雖麗語博學無用。況此道乎。

詩有古人所不忌。而今人以爲病者。摘瑕者因而醋病之。將併古人無所容。非也。然今古寬嚴不同。作語者既知是瑕。不妨併去。如太史公蔭辭累句常多。班孟堅洗削殆盡。非謂班勝於司馬。顧在班分量宜爾。今以古人詩病。後人宜避者。略具數條。以見其餘。如有重韻者。若任彥昇哭范僕射一詩。三壓情字。老杜排律。亦時誤有重韻。有重字者。若沈雲卿天長地闊之三何至。王摩詰尤多。若慕雲空磧。玉靶角弓。二馬俱壓在下一從歸白社。不復到青門。青菰臨水映。白鳥向山翻。青白重出。此皆是失點檢處。必不可借以自文也。又如風雲雷雨。有二聯中接用者。一二三四。有八句中六見者。今可以爲法邪。此等病盛唐常有之。獨老杜最少。蓋其詩卽景後必下意也。又其最隱者。如雲卿嵩山石淙。前聯云行漏香爐。次聯云神鼎帝壺。俱壓末字。岑嘉州雲隨馬。雨洗兵。花迎蓋。柳拂旌。四言一法。摩詰獨坐悲雙鬢。白髮終難變。語異意重。九成宮避暑。三四衣上鏡中。五六林下巖前。在彼正自不覺。今用之。能無受人挪。

揀至於失嚴之句。摩詰嘉州特多。殊不妨其美。然就至美中亦覺有微缺陷。如吾人不能運使。自誦不流暢。不爲可也。至於首句出韻。晚唐作俑。宋人濫觴。尤不可學。六臣註文選。極鄙繆無足道。乃至王導謝元同時而拒苻堅。諸如此類不少。惟李善註旁引諸家。句字必有援據。大資博雅。然亦有牽合古書而不究章旨。如曹顏遠思友人詩。清陽未可俟。善引詩以爲清陽婉兮。人之眉目閒也。然於章法句法。通未體貼。其詩本言霖潦元陰。與歐陽子別句。朔而思之甚。故曰褰裳以應潦也。清陽未可俟。猶曰河清難俟耳。蓋以清陽反霖潦元陰也。其意自指日出。或卽青陽而誤加三點。如上褰裳誤作褰裳字耳。何必泥毛詩清陽。令句不可解耶。又如晨風之訓爲鳳。而李陵晨風。自從風解。翠微者山半也。古詩亦有別用者。豈可盡泥。

唐律由初而盛。由盛而中。由中而晚。時代聲調。故自必不可同。然亦有初而逗盛。盛而逗中。中而逗晚者。何則。逗者。變之漸也。非逗故無絲變。如四詩之有變風變雅。便是離騷遠祖。子美七言律之有拗體。其猶變風變雅乎。唐律之由盛而中。極是盛衰之介。然王維錢起。實相倡酬。子美全集。半是大歷以後。其閒逗漏。實有可言。聊指一二。如右丞明到衡山篇。嘉州函谷礪溪句。隱隱錢劉盧李閒矣。至於大歷十才子。其閒豈無盛唐之句。蓋聲氣猶未相隔也。學者固當嚴於格調。然必謂盛唐人無一語落中。唐人無一語入盛。則亦固哉。其言詩矣。

少陵故多變態。其詩有深句。有雄句。有老句。有秀句。有麗句。有險句。有拙句。有累句。後世別爲大家。特高

於盛唐者。以其有深句雄句老句也。而終不失爲盛唐者。以其有秀句麗句也。輕淺子弟。往往有薄之者。則以其有險句拙句累句也。不知其愈險愈老。正是此老獨得處。故不足難之。獨拙累之句。吾不能爲掩瑕。雖然。更千百世。無能勝之者。何。要曰無露句耳。其意何嘗不自高自任。然其詩曰。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曰新詩句句好。應任老夫傳。溫然其辭。而隱然言外。何嘗有所謂吾道主盟代興哉。自少陵逗漏此趣。而大智大力者。發揮畢盡。至使吠聲之徒。羣肆擗劍。退哉唐音。永不可復。噫嘻。慎之。

律詩句有必不可入古者。古詩字有必不可爲律者。然惟多熟古詩。未有能以律詩高天下者也。初學雖不知苦癖。往往謂五言古詩易就。率爾成篇。因自詭好古。薄後世律不爲。不知律尚不工。豈能工古。徒爲兩失而已。詞人拈筆成律。如左右逢源。一遇古體。竟日吟哦。常恐失卻本相。樂府兩字。到老搖手不敢輕道。李西涯楊鐵崖都曾作過。何嘗是來。

唐人無五言古。就有酷似樂府語。而不傷氣骨者。得杜工部四語曰。兔絲附蓬麻。引蔓故不長。嫁女與征夫。不如棄路傍。不必其調云何。而直是見道者。得王右丞四語曰。曾是巢許淺。始知堯舜深。蒼生詎有物。黃屋如喬林。

太白遠別離篇。意最參錯難解。小時誦之。都不能尋意緒。范得機高廷禮。勉作解事語。了與詩意無關。細繹之。始得作者意。其太白晚年之作邪。先是肅宗卽位靈武。元宗不得已。稱上皇。迎歸大內。又爲李輔國劫而幽之。太白憂憤而作此詩。因今度古。將謂堯舜事亦有可疑。曰堯舜禪禹。罪肅宗也。曰龍魚鼠

虎誅輔國也。故隱其辭。托與英皇。而以遠別離名篇。風人之體善刺。欲言之無罪耳。然幽囚野死。則已露本相矣。古來原有此種傳奇。議論曹丕下壇曰。舜禹之事。吾知之矣。太白故非創語。試以此意尋次讀之。自當手舞足蹈。李于鱗七言律。俊潔響亮。余兄極推穀之。海內爲詩者。爭事剽竊。紛紛刻鵠。至使人厭。余謂學于鱗。不如學老杜。學老杜。尚不如學盛唐。何者。老杜結構。自爲一家言。盛唐散漫無宗。人各自以意象聲響待之。政如韓柳之文。何有不從左史來者。彼學而成爲韓爲柳。吾卻又從韓柳學。便落一塵矣。輕薄子邊笑韓柳非古。與夫一字一語。必步趨二家者。皆非也。

今人作詩。多從中對聯起。往往得聯多而韻不協。勢既不能易韻以就我。又不忍以長物棄之。因就一題衍爲衆律。然聯雖旁出。意盡聯中。而起結之意。每苦無餘。於是別生枝節。而傳會。或卽一意以支吾。掣衿露肘。浩博之士。猶然架屋疊牀。貧儉之才。彌窘。所以秋興八首。廖廖難繼。不其然乎。每每思之。未得其解。忽悟少陵諸作。多有漫興。時於篇中取題。意興不局。豈非柏梁之餘材。翫爲別館。武昌之剩竹。貯作船釘。英雄欺人。頗窺伎倆。有識之士。能無取裁。

談藝者有謂七言律一句不可兩入故事。一篇中不可重犯故事。此病犯者故少。能拈出亦見精嚴。然吾以爲皆非妙悟也。作詩到情神傳處。隨分自佳。下得不覺痕迹。縱使一句兩入。兩句重犯。亦自無傷。如太白峨眉山月歌四句。入地名者五。然古今目爲絕唱。殊不厭重。蜂腰鶴膝。雙聲疊韻。休文三尺法也。古今犯者不少。甯盡被汰耶。

于鱗選唐七言絕句。取王龍標秦時明月漢時關爲第一。以語人多不服。于鱗不止繫節秦時明月四字耳。必欲壓卷。還當於王翰葡萄美酒王之渙黃河遠上二詩求之。

晚唐詩萎蕩無足言。獨七言絕句膾炙人口。其妙至欲勝盛唐。愚謂絕句覺妙。正是晚唐未妙處。其勝盛唐。乃其所以不及盛唐也。絕句之源。出於樂府。貴有風人之致。其聲可歌。其趣在有意無意之間。使人莫可捉著。盛唐惟青蓮龍標二家詣極。李更自然。故居王上。晚唐快心露骨。便非本色。議論高處。唐宋詩之徑。聲調卑處。開大石之門。

今世五尺之童。纔拈聲律。便能薄棄晚唐。自傳初盛。有稱大歷而下。色便赧然。然使誦其詩。果爲初邪盛邪。中邪晚邪。大都取法固當上宗。論詩亦莫輕道。詩必自運而後可以辨體。詩必成家而後可以言格。晚唐詩人。如溫庭筠之才。許渾之致。見豈五尺之童下。直風會使然耳。覽者悲其衰運可也。故予謂今之作者。但須真才實學。本性求情。且莫理論格調。

李順七言律。最響亮整肅。忽於遠公遜迹詩第二句。下一拗體。餘七句皆平正。一不合也。開山二字最不合。古二不合也。開山幽居。文理不接。三不合也。重上一山字。四不合也。余謂必有誤。苦思得之曰。必開士也。易一字。而對仗流轉。盡祛四失矣。余兄大喜。遂以書藝苑卮言。余後觀郎士元詩云。高僧本姓竺。開士舊名林。乃元襲用順詩。益以自信。

詩稱發端之妙者。謝宣城而後。王右丞一人而已。郎士元詩起句云。暮蟬不可聽。落葉豈堪聞。合羣可笑。

高仲武乃云。昔人謂謝朓工於發端。比之於今。有漸阻矣。若謂出於譏戲。何得入選。果謂發端工乎。謝宣城地下當爲撫掌大笑。

崔郎中作黃鶴樓詩。青蓮短氣。後題鳳凰臺。古今目爲勦敵。讀者謂前六句不能當。結語深悲慷慨。是星眸耳。然余意更有不然。無論中二聯不能及。卽結語亦大有辨。言詩須道興比賦。如日暮鄉關。興而賦也。浮雲蔽日。比而賦也。以此思之。使人愁三字雖同。孰爲當乎。日暮鄉關。烟波江上。本無指著登臨者。自生愁耳。故曰使人愁。烟波使之愁也。浮雲蔽日。長安不見。逐客自應愁。當須興比。青蓮才情。標映萬載。留以余言重輕。尺有所短。寸有所長。竊以爲此詩不逮。非一端也。如有罪我者。則不敢辭。

常徵君贈王龍標詩。有松際露微月。清光猶爲君之句。脗炙人口。然王子安詠鳳詩云。日落山水靜。爲君起松聲。則已先標此義矣。二詩句雅堪作配。未易優劣也。

錢員外詩長信宜春句。於晴雪妙極形容。脗炙人口。其源得之初唐。然從初竟落中唐。了不與盛唐相開。何者。愈巧則愈遠。

杜必簡性好矜誕。至欲銜官屈宋。然詩自佳。華於子昂。質於沈宋。一代作家也。流芳未泯。乃有杜陵野客。其家風盛哉。然布衣老大。許身稷契。屈宋又不足言矣。一日偶誦賈島桑乾絕句。見謝枋得註云。旅寓十年。交游歡愛。與故鄉無異。一旦別去。豈能無情。渡桑乾而望并州。反以爲故鄉也。不覺大笑。拈以問玉山程生曰。詩如此解否。程生曰。向如此解。余謂此島自思鄉作。何曾與并州有情。其意恨久客并州。遠

隔故鄉。今非惟不能歸。反北渡桑乾。還望并州。又是故鄉矣。并州且不得住。何況得歸咸陽。此鳥意也。謝註有分毫相似否。程始歎賞。以爲聞所未聞。不知向日聽夢中語耳。

古人云。秀色若可餐。余謂此言惟毛嬙西施。昭君太真。曹植謝眺。李白王維。可以當之。而司馬長卿夫婦各擅。尤以爲難。至于平原清河。急難並秀。飛燕合德。孿生雙絕。亦各際其盛矣。近世無絕代佳人。詩人乃似不乏。

詩有必不能廢者。雖衆體未備。而獨擅一家之長。如孟浩然。洮洮易盡止。以五言雋永。千載並稱王孟。我明其徐昌穀。高子業乎。二君詩大不同。而皆巧於用短。徐能以高韻勝。有蟬蛻軒舉之風。高能以深情勝。有秋閨愁婦之態。更千百年。李何尙有廢興。二君必無絕響。所謂成一家言。斷在君采稚欽之上。庭實而下。益無論矣。

高季迪才情有餘。使生宏正。李何之間。絕塵破的。未知鹿死誰手。楊張徐故是草昧之雄。勝國餘業不中。與高作僕。

子美而後。能爲其言而真足追配者。獻吉于鱗兩家耳。以五言言之。獻吉以氣合。于鱗以趣合。夫人語趣似高於氣。然須學者自詠自求。誰當更合。七言律。獻吉求似於句。而求專於骨。于鱗求似於情。而求勝於句。然則無差乎。曰。噫。于鱗秀。

余嘗服明卿五七言律。謂他人詩多於高處失穩。明卿詩多於穩處藏高。與于鱗作身後戰場。未知鹿死

誰手。

家兄讞獄三輔時。五言詩刻意老杜。深情老句。便自旗鼓中原。所未滿者。意多於景耳。青州而後。情景雜出。似不必盡宗矣。

每一題到。茫然思不相屬。幾謂無措。沈思久之。如飢水去壑。亂絲抽緒。種種縱橫。全集卻於此時。要下剪裁手段。甯割愛。勿貪多。又如數萬健兒。人各自爲一營。非得大將軍方略。不能整頓攝服。使一軍無譁。若爾朱榮處。貼葛榮百萬衆。求之詩家。誰當爲比。

生平閉目搖手。不道長慶集。如吾吳唐伯虎。則尤長慶之下乘也。閻秀卿刻其悵悵擁鼻二詩。余每見之。輒悵悵悲歌不已。詞人云何物是情濃。少年輩酷愛情詩。如此情少年那得解。友人張伯起詩云。而今秋老春情薄。漠漠寒江水自流。袁魯望亟爲余稱之。伯起於是時年僅強立。其於情故早達。此道中項囊甘羅也。今伯起風流如故。而魯望已數載異物。悲夫。

世人厭常喜新之罪。夷於貴耳賤目。自李何之後。繼以于鱗。海內爲其家言者多。遂蒙刻鵠之厭。驟而一士能爲樂府新聲。倔強無識者。便謂不經人道語。目曰上乘。足使耆宿盡廢。不知詩不惟體。顧取諸性情何如耳。不惟性情之求。而但以新聲取異。安知今日不經人道語。不爲異日陳陳之粟乎。嗚呼才難。豈惟才難。識亦不易。作詩道一淺字不得。改道一深字又不得。其妙政在不深不淺。有意無意之間。嘗謂作詩者。初命一題。神情不屬。便有一種供給應付之語。畏難怯思。卽以充役。故每不得佳。余戲謂河

下輿隸。須驅遣另換正身。能破此一關。沈思忽至。種種真相見矣。

閩人家能佔畢而不甚工詩。國初林鴻高廷禮唐泰輩。皆稱能詩。號閩南十才子。然出楊徐下遠甚。無論季迪。其後氣骨峻峻。差堪旗鼓中原者。僅一鄭善夫耳。其詩雖多摹杜。猶是邊徐薛王之亞。林尙書貞恆修福志。志善夫云。時非天寶地。靡拾遺。殆無病而呻吟云。至以林鉉傳汝舟相伯仲。又云。鉉與善夫。頗爲鄉論所訾過矣。閩人三百年來。僅得一善夫。詩卽瑕。當爲掩。善夫雖無奇節。不至作文人無行。殆非實錄也。友人陳玉叔。謂數語卻中善夫之病。余謂以入詩品。則爲雅譚。入傳記。則傷厚道。玉叔大以爲然。林公余早年知己。獨此一段不敢傳會。此非特爲善夫。亦爲七閩文人吐氣也。